

红色小镇

范建生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海拔1800米的湖北省恩施市红土乡石灰窑,就是坐落在白云生处的一个高山小镇。

追寻深秋那份灿烂,我来到石灰窑。这是一个晴好的日子,朵朵白云,白得那么干净,将最美的姿态,布置在蓝色天宇。放眼望去,秀丽的情侣峰、湛蓝的子母湖,弥漫一抹淡淡情思,在蓝天白云下尽展迷人风韵。山风摇曳着刺梨子花,把山野渲染得风情万种。

小镇地貌称奇,四面环山,拱卫着八座锥形山峰,人们叫它“八仙峰”。“八仙”相向而坐合围势,中间一条小河从集镇的吊脚楼下涓涓流过,好似中国象棋中的“楚河汉界”,把如棋盘的小镇东、西分开,因而小镇又叫“棋盘镇”。“八仙”围着棋盘而坐,二者对弈,把房舍当做棋子,余者观棋,对弈者凝神,观棋者不语,这是一盘千年、万年也下不完的棋。

小镇历史悠久。明末以来,石灰窑曾三迁集镇,前两次均因火灾毁灭,最后一次在测地堪舆后建于此地

才保留至今。一条青石板铺成的老街,散发着幽幽的光,连接着古老的驿道,串起长满青苔的历史和故事。

据《恩施县志》记载,石灰窑原名“十个棚”,也叫“施鹤道”,地处古驿道上,成为恩施、建始、鹤峰、宣恩四地边区的重要物资集散地。《黄氏日用杂志》里说,石灰窑在明末清初还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地远山荒地方。时逢长江、洞庭湖等一带闹水灾,灾区难民纷纷逃往恩施山区,挽草为记,开荒种地,建家置产。当时来到石灰窑地方的主要有张、薛、李、滕、杨等十户人家,均在此搭棚建屋。“十个棚”人家与当地群众世代和谐相处,繁衍生息。那时的“十个棚”,相当于现在的小区。

石灰窑是湖北恩施土家女儿会发源地。清乾隆期间,薛家棚有一在外经商的薛姓乡士,于七月十一日返家祭祖。乡士思想开明,破天荒地对他九个女儿说:“明日你们姐妹可理头善梳妆,上街赶场,游玩一日。”七月十二日一早,姊妹九人梳理打扮一新,

上街游玩,让赶场者惊羡不已,人们纷纷效仿。于是每年七月十二日这天女人们都来赶场,男人们也可以在这一天和女人们相会,以表爱慕之意,久而久之相沿成习,演变成如今以歌传情、赶场相亲的“东方情人节”。

每逢女儿会,小镇充满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对歌会上,大大方方的石灰窑姑娘媳妇亮开喉咙唱道:十指尖尖爬上墙,眼泪汪汪告诉郎,昨日为你挨了打,浑身皮肉都打伤,舍得皮肉不舍郎!早就相约去赶场,听到后院口哨响,煮饭忘记沥米汤,炒菜放盐错成糖,赶忙穿上新衣裳……歌声惹来一阵笑声。也有男女对唱的还是一个无人居住的地远山荒地方。时逢长江、洞庭湖等一带闹水灾,灾区难民纷纷逃往恩施山区,挽草为记,开荒种地,建家置产。当时来到石灰窑地方的主要有张、薛、李、滕、杨等十户人家,均在此搭棚建屋。“十个棚”人家与当地群众世代和谐相处,繁衍生息。那时的“十个棚”,相当于现在的小区。

情歌拨动着你的心弦,土家么妹儿笑吟吟地带着你到处耍。歌声走过的地方,就有好客的土家人拉你进屋喝酒,和大家一起唱歌一起跳舞。你一进门,就会看到满屋的笑脸,感受到满屋的温馨。那一碗醇醇烈的苞谷酒和香喷喷的土腊肉,溢满土家人

的豪爽和热情。在石灰窑,我有幸参加了一对土家族新人的婚礼,他们是在去年女儿会上认识并相爱的。在伴娘“陪十姊妹”的簇拥下,婚礼晚会的篝火映照着一对新人的笑脸。尤其是新郎,似乎还沉浸在“去年八月叭一口,今年八月还在甜”的幸福中。品尝着土家人的“四道茶”,我陶醉在摆手舞的浪漫氛围中。

石灰窑吸引着来自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广州的游人,也吸引着大批学者对女儿会的研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恩施市作家协会主席刘绍敏,致力于女儿会发源探秘,经过几年的调查走访,编辑出版了《恩施土家女儿会演变揭秘》一书,在挖掘、保护、传承民族文化上不遗余力。在此基础上,他还创作出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毕兹卡姑娘》,用文学的形式演绎女儿会时代的新篇章。

小镇女儿会人杰,自古文风鼎盛,从明至清,仕宦富贾多人,更有一“一门三举人”的盛事。那些深宅大院、亭台楼阁,见证着往昔的繁荣。而这种“文脉”至今还在延续,石灰窑涌现众多的诗人与作家,近年来一直活跃在鄂西文坛,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力,其中土家族苗族作家、诗人邓斌、杨秀武、徐晓华先后斩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骏马奔腾”的小镇,

令人刮目相看。受检察院邀请,他们参加了检察文化建设座谈会,为检察文化建设建言献策。我们检察院组织的文化采风活动也曾在石灰窑举行,从民族文化、生态文化、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推进检察业务建设,树立检察机关新形象。

小镇也是红色的小镇,一段红色历史让人荡气回肠。1930年至1933年12月,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以石灰窑一带为依托,四处游击,开展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斗争。红军走了,留下了那首深情的民歌:“太阳那个落坡四山黄啊,犀牛那个望月望姐郎。记得那年菜花黄,我送那个红军上山梁,叫声哥哥早回转,老百姓的痛苦记心上……”如今,土家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了现实,整洁、宽敞的街道取代了“茅草街”,钢筋结构的平房取代了竹楼茅舍,昔日僻远贫穷的高山小镇,成为很多人向往的诗与远方。

石灰窑是文化之乡,更是云的故乡。一朵朵白云,绽着笑脸,从各个方向,迎着你,引着你,去赴一场民族的盛会。走进白云生处,拨开神秘的面纱,你会发现这块斑斓的土地,是那么的厚重,那么的深刻,那么的优雅……

(作者单位: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检察院)



繁花 盛利者摄影作品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k7@vip.163.com

绿色的诗行(组诗)

顾中华

绿水青山

绿是水本来的心意
青是山应有的表情

绿水 是大山的脚步
青山 是流水的呼吸

鱼游在清澈里 鸟飞进茂盛
幸福的感觉如此真实
不需那么多曲折

家园在笔下
一点点描绘 一遍遍镌染
画出青绿山水的人
已被画进历史的长卷

生活在一棵树上

向世界借一个角落
在一棵树上安放一生的诗意
隐居在叶片之间
热爱阳光 雨露
也坦然迎接每一次风暴
生活的滋味总是有苦 也有甜
思绪 有时随着白云飘远
又被一声鸟鸣唤回
仿佛在时光里 卷起小小的旋涡

谛听着叶脉里 绿色的澎湃
守着内心的平静
生活在一棵树上
越来越像一片叶子

树的表达方式

一棵树 仿佛一位沉默的诗人
不知疲倦地创作 枝干蓄满深情
主题 在春光里悄悄萌发
境界 在暴雨中获得升华
每一片叶子 都是他真诚的表达
一个个内涵丰富的词语

借着一缕秋霜带来的灵感
化开绿色的浓郁
心境 越来越透明
思想的脉络 越来越清晰
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
韵脚深红 或者浅黄
多么自然的呈现 不需更多推敲
经过时光的洗礼
反复修饰润色 已是多余

句子 参差而轻盈
交给风 缓缓地朗诵
发表给天空 大地
回应季节的期许
然后 踏着冰雪
继续酝酿明年的诗意

我们一起去春天

冰雪开始消融 旧梦进入流水
在我们的呼吸里
时光 有节奏地扇动翅膀
太阳和月亮 交替出现

清除血液里的积尘
打扫干净自己的世界
让放飞的喜悦 栖息在眉梢
在路口 无论向东还是向西
一定给心情换个颜色 轻装上路

钟声 撞开春天的 大门
新岁的第一缕曙光 在天边启程
那么多的祝福 在空中赶路
走 我们一起去春天

每个人都满怀 盛开的愿望
时间之树 穿过凛冽
即将长出一片新叶
如同五指紧并的手掌
接住落下来的阳光

从今年开始做一个崭新的自己
重回少年 满怀春风浩荡
仿佛刚刚从故乡出发
行囊空空 唯有梦想满满
走吧 我们一起去春天

(作者单位:解放军军事检察院)

同名风波

牟伦祥

父亲给我取名没费脑筋,也不讲究什么寓意,前面是姓,中间辈分,最后随便选一个字就成了。由此,我的名字“牟伦祥”便叫开了。殊不知在我老家,“牟”姓算得上大姓,不少家长与父亲有类似的想法,故取名很多的。自从我启用这个名字后,尴尬与麻烦接踵而至。

6岁那年,我随父亲到村办小学报名读书。时隔两天,老师给父亲捎口信,你孩子同另一个孩子同名了,谁改?一个班有两个学生名字相同,给老师提问阅卷以及同学间称呼带来诸多不便。于是,父亲与另一位家长被约到老师办公室,就改名问题进行“谈判”。

见面一打听,对方孩子比我大半

岁,个儿也高些,但比我后报名。那位家长对父亲说,这名字我先取,理所当然你给自己娃儿改。父亲说,我先报名,后来的要让先。两人僵持不下。老师发话了,别争别争,先到为君后到为臣,我替后来的改个名算了。老师的话如圣旨,他这样一说,两位家长立刻平息了争名风波。小学毕业那位同学升入初中另一班,才恢复原名。

1984年,我考上招聘乡干部。我们乡党委书记有前瞻性,倡导扶贫先扶智,要求父母让孩子多读书。他在全乡三级干部会上以我为例,你们看,牟伦祥,18岁,年纪轻轻考上乡干部,这就是多读书的好处。那时,政府鼓励农民发展商品经济争当“万元户”。邻村有个与我同名的人,吃得

苦,头脑聪明,养长毛兔、栽柑橘,开加工坊,年收入超万元。乡党委书记在又一次三级干部会上表扬,你们看,牟伦祥多有经济头脑,两年就成了“万元户”,你们要向他学习。众人误会了,把目光齐刷刷投向我,我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有了书记表扬,我一时“名声大噪”,有人找我取经,有人找我买种,有人找我合伙。更有热心的大婶大妈把姑娘带到办公室,缠着要给我说媒。解铃还须系铃人,最后还是书记澄清事实后才得以平静下来。

我爱好写作,工作之余常给地区党报投稿,得到编辑指点进步较快。谁知作者群中,本县也有一个与我同名的人,他在一家企业上班且年龄相仿,宣传部开会时常见面,彼此熟悉。但对编辑来说,区分二人就没那么容易了,寄稿费单时,经常把地址弄错,把我的寄给他,把他的寄给我,令人哭笑不得。

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那位老兄写了一篇失实报道,造成恶劣影响。

县委宣传部年终开总结会时,分管外宣的副部长以为是我写的,把我狠狠批评了一顿。会议结束后我自嘲:谁叫你同名呢,同名就该背黑锅。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依然爱着自己的名字,感谢它陪伴我从青丝走到华发。可是因同名我还当了一回“老赖”,心中窝火不已。

那天傍晚二姐正做饭,一位农民工找上门来,开口问:“这是牟伦祥的家吗?”“是的,你找他有什么事?”“看把我找得好苦,他欠我的钱,眼看过年了怎么还不给?还躲起来了。”来人气呼呼地大声说道。二姐说:“你找的是牟伦祥?”“这个还有假?欠条上有签名。”二姐接过欠条一看,原来欠钱的是一个包工头,她知道又是同名惹的祸,于是慢慢解释道:“我弟是叫牟伦祥,但他在检察院上班,从未搞建筑工程,你找错人了。”对方不信,以为我在房里躲着。二姐说:“我弟有几年没住这里了,这套老房我在住。”不论如何解释,来人反正要钱,大有不拿到钱就不走的意思。



专注

高卫波摄影作品

管。那年,我9岁的孩子在作文里写,长大了“要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惩恶扬善,打击黑恶势力,争取让老百姓过上舒适的日子……”朋友圈里有人评论,这是妥妥的“检察二代”,我很骄傲这个称呼。没有“官二代”的爸爸,也没有“富二代”的爸爸,但他有每日耳濡目染的检察官妈妈。那时,我在公诉席上已站了七年多,检察蓝是最飒的装扮,法言法语是庭审中的标配。手握法律的皮鞭,心里却时时想起十年基层经历中的民情民意、民心民意。皮鞭抽打在身上容易,但留下的痕迹却很难抹去。我不断警醒自己,刑罚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每一个法律人都应当有一张父亲的脸,威严的背后是良善的用心。作为司法者,要让刑法的“父性”和“母爱”相得益彰。

那一年,孩子已上初中,对检察职业有了更多的认识。家庭日常对话是这样的:“妈妈,如果有人偷了一辆自行车,能判几年?”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定罪量刑

不是仅靠你说的这点条件就能定的,你又忘了?你先告诉我他多大了?够不够刑事责任年龄?他有没有精神类疾病?自行车价值多少?放在哪里偷的?采取什么手段偷的?他以前有没有前科劣迹?这次有没有自首、立功、认罪认罚?被害人是不是特殊人群?他有没有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有没有取得谅解?是全额赔偿还是部分赔偿……”

“妈妈,每次你这样问的时候,样子好帅啊!”

“妈妈,我们班上最近有人丢东西,你能不能给破案?”

“妈妈,街上很多小孩子骑小黄车(共享电动车),你们赶紧给交警队说一说。”

在少年眼里,检察官就是无所不能的“大神”。

宽严相济、“三个效果”统一已经在办案中形成了“肌肉记忆”。这一年,检察视角已遍及社会生活更多更广更深的方方面面,打击犯罪、守护公平正义、守护绿水青山、守护未来的你、守护未来的我们、守护舌尖上、脚底下、邮包中、银行卡上的安全。这一年,上街宣传反有组织犯罪法,大爷大妈们对检察院已经不再陌生。这一年,周深一曲《我的答案》唱得人热血沸腾,“或许我燃这一生追求逐焰,日复一日只为延星火点点,法治之端我守最后一线,你寻的答案如今可有看见……”

是的,从懵懵懂懂踏入法律的河流,一身正气着我检察蓝,无论疾恶如仇地高举铁棒,还是如我在诉的检察自觉,此生为契只为濯一方清白天地。愿我们历尽千帆,归来仍怀一颗赤子之心,还是那个“善善恶分明、不甘平庸、心怀烂漫、热烈赤诚”的少年。

(作者单位: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人民检察院)

那一年 又一年

段俊波

那一年,我在读高三。每日睁开眼就似上膛的子弹,以最快的速度奔赴战场,扑通一声扎入题海里不得自拔,天空是模糊的,前路是模糊的,心里也是模糊的。只知道低头赶路,等着高考为我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大街上偶尔会飘来任贤齐温暖有磁性的声音:“……想哭就哭吧,没有人会知道……”我没有时间哭也没有理由哭。老娘开玩笑说,整天板着脸,你那么不爱笑,以后去当法官吧。于是,去上了政法大学,那时,西安的天很蓝云很白。那时,我就像江流儿刚刚被认作御弟,即将踏上西去取经的长路。

第一堂民法课,老师讲了一个案例,据说是每届必讲的案例。读法律一学期的孙子过年回家,问奶奶有没有结婚证,奶奶说没有。孙子说,没有结婚证就是非法同居。奶奶气得举起拐杖就打:“我和你爷爷结婚六十了,你个鬼崽子才学了几天法律,回来说我是非法同居,看我不打死你!”案例讲完大家都笑了,老师没笑。二十多年后我还记得,老师很郑重地对我们的说,“不管以后你们从事哪一类法律职业,请记住,千万不要成为‘讼棍’”。那时,政法图书馆前的造型是一本宪法。那时,我对法律的感知,就像一只旱鸭子突然来到了海边,那一片海天一色,那一片茫茫无边,既向往又畏惧。

那一年,我在学校的法律服务中心做秘书,秉持着“以我所学,服务社会”的社团宗旨,以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自信,揣着半吊子法律常识,跟着学哥学姐们上街进行法律援助。一位阿姨说:“我儿子不管我。”我说:“告他。”一位大叔说:“邻居欠我800块,几年了都不还。”我说:“告他。”我不知道来咨询的人后来有没有去“告”,但我很担心,老师要是知道了,会不会以后不让我上街了。那时,我似乎只懂得直拳出击,以法律之名正面硬刚。那时,我就像不知天高地厚的孙猴子,法律是我手里的铁棒,以为铁棒在手,天下无敌,师傅的嘱咐早扔到了九霄云外。

那一年,我是在基层工作的第十年,分管司法工作的第十年,孙猴子的铁棒藏在耳朵里快生锈了。所谓说百姓话,做百姓事,我似乎已经快忘